

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书心书影

风雅颂

一日有雨

昨日午后起，一直在下雨，听不到雨声，被船尾轰鸣盖住了。傍晚起灯，海上浪也大、风又急，光亮中见雨丝吹得歪歪斜斜不成线，乱纷纷慌慌张张扑下来，好像一场初冬的细雪。也许是手头在翻阅《水浒传》的缘故，中年心境再看这本书，哪有快意，看到的都是恩仇都是雪意都是江湖都是算计，常常不寒而栗，不能深究，不敢深究，不想深究。

《水浒》只能浅读，深读乏味，处处凶险狡诈，最没个意思，浅读如睹传奇，有快意恩仇。《三国》切须深读，浅读只见热闹，不论究竟，不懂个中三味，深读才识人心，通权谋，明历史。

准备就寝，忽然觉出雨意。推门一看，原来雨大了，打得水花四溅，有故乡黄梅时节的沁凉感，又像烟雾缠绵的江南四月，天气的变幻令地脉也变了。再看海上，目力不过数丈，四周黑漆漆一团，不辨东西南北，只知上下左右。隔舱有人鼾声力透船板，与浪潮一拍一合。

晨起随行人钓得大石斑鱼，目测足斤四五斤重。鱼张嘴吞吐，翻卷身体，有难耐状，在一旁看着，心下一时惘然。心想这一灵性之物在海中不知道游行多少年，养得好一身肥膘精肉，到头来却祭了人的口腹。有人钓得两条寸长的石斑鱼，弃之不可惜，食来并无味，夹其放生水中，人家同意计，方才轻巧巧将小鱼丢入海中，顷刻沉底头也不回地游走了。希望它此去经年，能有好命，悠游无虞，在这洋洋大海中颐养天年。

欲上甘泉岛，风却大了，一时半会不得停歇，人难以靠近，遂起船又行，前往鸭公岛。有一时船身摇晃剧烈，卧靠床头还是觉得颠簸难耐，好在晃晃悠悠中沉沉睡了过去，醒来船已经停了，几个岛屿在望。

早晨钓上岸的石斑早已解冻成片，如雪似玉，有老象牙的色泽，以竹签穿了，蘸醋芥末食之。到底是鲜肉，肉质鲜嫩细软，在舌尖有丝绸的光滑，还有凝脂一般的温润，淡淡的清甜弥漫唇齿，一时词穷，难以形容。晚清时王韬初到法国，见人食鱼片，活剥生吞，几难下筷子。三天后晨起，忍不住购得一盘，据案大嚼，觉得美妙。饮食之道，不执不贪不弃、随遇而安最好。万物为食，是天性，也是男女大欲所在。有人戒除荤腥，三餐素斋，固然心性了得，也不必以为肉食者全然鄙陋。

下午天空飘雨，暑气尽消，肌肤觉出凉意。细雨潇潇落在船上，落在茫茫海域，水面波涌之外，又多了无数细密的涟漪，一小圈一小圈荡开。三两只海雕绕船飞行，在水上俯瞰觅食，几回俯冲，双爪落空，不得口食。有只白头黑躯的海雕一头扎进海里，在水面挣扎了片刻，以为它能捕获一只大鱼，岂料还是落空，那物怏怏起身飞走，貌有落魄憔悴状。海雕属于一类猛禽，虽是懒懒飞着，也有昂藏气，王侯气。雨又下得大了，风卷着雨滴，砸在船舱上砰然有声。

附记

雨中读《庐山游记》，是民国老版本。著书人当年所见亦此书，忽有亲近感。封面胡适先生亲笔题签，有一些俏皮有一些周正，真好看，说不出的雅气。文章更是朴实，娓娓道来，很平和很舒服随意地讲述时光的重量和日常，点滴中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人。写庐山雨，文字剔透如水滴露珠，淡淡的欣喜淡淡的美文：

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们就出发。从海会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树木很多，雨后青翠可爱。满山满谷都是杜鹃花，有两种颜色，红的和轻紫的，后者更鲜艳可喜。去年过日本时，樱花已过，正值杜鹃花盛开，颜色种类很多，但多在公园及私人宅中见之，不如今日满山满谷的气象更可爱。

胡先生有感而发的诗作也颇可喜，有烂熟之美：
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
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

游记中，胡适考据癖大发，替庐山一座塔作了四千字考证。有人不喜欢胡适的考据，胡先生说，对他的《红楼梦》考证这样大气，若读了这篇《庐山游记》，一定要气得胡子发抖了。相别多年，不知留了胡子没有，待下回见面时考证。

胡适说：“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考证？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那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胡适倡导平等，推崇言之有物、明白清楚的文风，说文章第一要懂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是如此，作文也是如此。说他背了几千遍杜甫《秋兴八首》，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闻道长安似弈棋”这一句就不通，下联“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一联还可以；但接下去的“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就说到别的地方去了。胡适一辈子写白话文，古书也读得多。读其晚年谈话录，老先生随口议论古人古文章，真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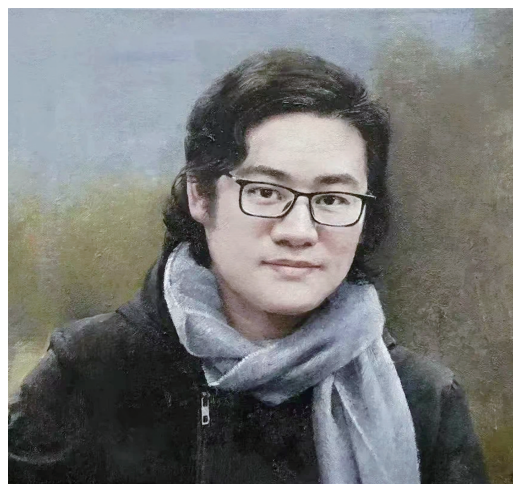
明朝有前后七子的关系，归震川是以提倡古文运动而出名的。其实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没有东西，没有见识，只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的浅陋的见识。在他同时代的钱谦益、顾亭林、黄宗羲、袁氏三兄弟（袁宏道等），甚至以后的袁枚，都比他写得好。钱牧斋书又读得多，比他高明得多。像王阳明，他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好。崔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都有东西，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很好。他们都是有东西，有内容的。韩退之提倡作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一辈子温煦的胡先生居然如此刚毅如此挑剔。

胡适笔下总让人觉得爽快、家常，有种温和的力量。前日读书，书中人到厨下拿出碗筷，托出三菜一汤，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三碗菜是煎豆腐、鲜笋炒豆芽、草菇煮白菜，那汤则是咸菜豆瓣汤。虽是素菜，却也香气扑鼻。仿佛胡先生的文章滋味。

年轻时总追求辞藻华美，追求幽静险怪怪异，现在作文，只想言之有物、明白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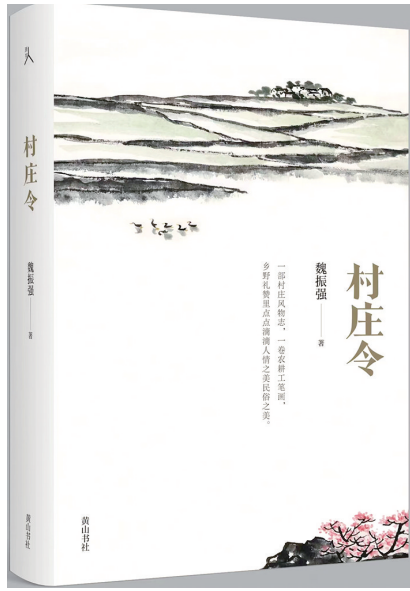
日常里，读一点胡适，他的剔透我喜欢；也要读一点鲁迅。其文本有一种苦恼的、化不开的积郁。像独自一人翻过荒地走过原野，前面却是无人的冬日树林，天色阴暗，云是灰黑的，好像有一场寒雨来临。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紫金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

见《村庄令》

王光霞



《村庄令》 魏振强 著
黄山书社出版

述，如同一幅原生态的画卷在徐徐打开，不知不觉中，读者已悄悄走近大司村，走近外婆。大司村不再是作家的司村，外婆也成了读者的外婆。

“善和光明，是孤苦的外婆和那座贫瘠的村庄赐予我一生的财富。”故乡的苍天大地成了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作家从故乡走出来，又以文字反哺故乡。夕阳下的山岗；风中的夏天；像一面镜子的藕塘；要是不比我大好几岁，不比我家高两个辈分该多好的菊英；喜欢看书，喜欢写毛笔字的小皮实；

从故乡出去又归于故乡尘土的宗轩；借山芋干还上白米的乡亲……万物可爱，万物有情。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评说：“《村庄令》是一卷风物志，更有一颗自然心，复活了日月山川草木虫鱼，含蓄、质朴、纯净、平实的人间记忆难掩温情和力量，如一杯佳酿意味深长。”作家真诚地捧出一杯佳酿奉给故乡，如果说故乡还有“缺口”的话，那么《村庄令》已使她圆满。

木心先生曾说，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精神血统，艺术亲人。遇见《村庄令》，如遇一位艺术上的亲人。作家去浮华淡定从容的创作风格显出了他游刃有余的实力。我读了一遍，两遍，三遍，总觉得不够。我的案头，这本书将会时时被打开，因为这是一本极具个人特质的书。“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东坡如是说。今日，何处无故乡，无童年，无亲人？但少作家如魏振强耳。我亦有写故乡、童年、亲人的文字，可惜那些“不恭敬的浮皮潦草”的文字早已先我而亡。《村庄令》是有生命力的，她有一颗真心在里面，至诚无息，不息则久。

“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在电视访谈里，在报刊评论里，在朋友言谈中……我一次又一次遇见《村庄令》。爱上《村庄令》的读者越来越多，研读《村庄令》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已经多出了《村庄令》本身，还将继续多下去。大道至简，返璞归真。能在万千书册中遇见《村庄令》，是幸运的。见《村庄令》，如见亲人。



渔歌唱晚
汤青 摄

信笔扬尘

青灯有味似儿时

申功晶

秋夜凉寒，最惬意之事莫过于有书可读，记得年少时，精力充沛，一卷书，一盏灯，不知不觉东方既白，陆游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写道“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蛮合当时的心境。

关于“青灯”一词，仿佛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彼时年纪尚小，唯有《红楼梦》里“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倒是给我留下了惊鸿一瞥的印象，二八佳人，因家门徒遭变故，余生只能青灯古佛、心如止水、想来也枯燥之味得紧。记得上中学时，教语文的中年秃顶男喋喋不休说道：“你们要读好书，只有心无杂念！心如枯井！心如死水！才能在千军万马中闯过高考独木桥！”每听至此，我总忍不住掩嘴偷笑：心如枯井，心如死水，那一个个不都和和尚、尼姑了。

毕业工作后，随文友团一起去徽州雄村造访竹山书院，隔着山脚下曳翠透迤的新安江，对岸隐隐一抹黄墙黛瓦，恍若古刹庙庵，踽踽间，当地导游似看出我的心思，言语中不自豪地介绍起古庵的来历：雄村人引以为傲的名相曹振鏞，小时候顽劣，读书不用功，待字闺中的大姐激道：“你若读书做官能赶上父亲，我便出家为

尼！”少年心性，最受不得激将，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直到衣锦荣归那刻，家姐果兑现其诺言，剃去了一头青丝，少年跪下苦苦泣求，切莫戏言当真。可佛祖面前，岂容儿戏！于是，一身缙衣，遁入空门，我在想，当她金石之音一落地，余生便是“身未进寺庙，心已入佛门”，不论弟弟出息与否，她终将苦守一世，用自己的一生作赌注，输赢皆悲。可这份“长姐为母”的苦心，这等“舍身饲虎”的决绝，竟令人打心底油升出几缕悲壮，我遥望古庵，脑海里又浮现出一幅“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的画面，此时的青灯，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凄切，道不尽的苍凉。

闲眠无事，我漫步家乡的千年老街平江路，不经意间拐入一条不起眼的小巷，一脚踏入红尘清静之地——卫道观，据史载，明朝嘉靖年间，有一名无父无母、寄人篱下的孤儿，在此青衣厮养十年，一举蟾宫折桂。他就是我的先祖——苏州状元、万历首辅申时行，流连于此，我仿佛看到在这四面漏风的破观中夤夜苦读的身影，夜因灯而短，在一个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陪伴他的仅有一盏青灯，寸火虽微，灯下的字并不一定清晰，夜半时分，天地俱寂，火苗不时跃

动、摇摆着，宛如良伴佳偶含情脉脉盈盈地凝视着自己，令人心头一喜。在这睡意浓倦之际，灯花突地“噼啪”一响，骤然分外亮堂起来，映红了少年的脸庞，亦点燃了他内心深处的梦想。“唔，声声里漏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此处的青灯，燃尽一生，为清贫自持的读书人拓出一片清朗乾坤，承载着他们的希冀，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让中华民族勤学之风源远流长且日臻其皇，温暖又可敬。

我的童年，有一段日子曾寄居在郊区外婆家，1980年代的江南乡镇，电灯尚未遍及每家每户，冬夜寒长，晚饭过后，桌上置青灯一盏，我那心灵手巧的外婆在灯下做针线活，外祖父则靠着枕头笃悠悠地抽水烟，年幼的我一本本翻看图文并茂的连环画，乐此不疲。这样的画面，颇似汪曾祺老爷子散文《冬天》里“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彼时母亲经常上夜班，忆及当年的“风雪夜归”，母亲说看到里，外一明一暗，一暖一寒，屋里还有她的老父母和小宝贝，心头瞬间涌起一股融融暖意，此时的青灯，在母亲眼里，如此这般可亲，映衬得连“荒寒静谧”的乡村冬夜都温馨可爱起来。

安澜的诗

晨风吹来

你现在走得很慢，很轻
时而停下来，注视
一段尚未干枯的河流

流淌的沙，凝固的水
斑茅草白发，青衣
捣衣声，拐过那道河湾
已使她圆满。

一切皆可入诗
你没有轻易说出宁静
你懂得，每一次表达都有局限

晨风吹过长岸
吹向你，你停驻的地点
无所谓起始，无所谓尽头

在山城

城在山中
楼房生长的地方
是草木曾经生长的地方

素不相识的人
过着与我相似的生活
像草木一样，安详地枯萎

街前河很幸运
每一次起落，都有明亮的响声
人间悲喜于斯，向深处蜿蜒

秋雨之后

山更远了
云从青花瓷里飘出来
水袖轻舞，就舞出人间的
无尽的斑斓和凋零

秋天更像一场王朝的更替
像一幅清明上河图
铺展，又卷起

千年之后。你站在河岸上
望那片云向你飘来，飘过你
凝视的水面，丝绸的光
把你和对面的村庄
同时照亮

雪湖公园

开园在即
我还是想先睹为快
完全不一样的敞亮
石径与水岸，流畅的姿势
给我更为开阔的视野

莲叶贴于湖面
年轻的绿，与鹭鸟飞起的白
闪进雪湖的深瞳里
泛起涟漪，像我内心的清欢

美人蕉，邻岸的野菊
并不似我迫切
安静地开放
只是在我路过时
在不经意间
多看了我一眼

这里适合缓慢的事物
走上石拱桥
这个早晨愈发空旷
我和过往的风，各得其所

弹腔亭

倚阁眺望，白云
飘过许家堰
飘过一座座村庄
远处有小调飘过来
这叫弹腔的乡音
宛转了两百年

青衣，走出回廊
山峦在身后绵延起伏
意犹未尽的是
相随而来的徽腔，京剧，

我与这六角亭
是青衣将要唱出的音符

